

重庆首例“意定监护”背后的故事——

老人为何“敢于”托付余生

不久前,位于九龙坡区的崇兴生命纪念园内举行了一场朴素庄重的告别仪式,石坪桥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、横街社区相关人员送别了年过八旬的孤寡老人廖国峥(化名)。他们并非老人的亲友,却和老人有着深深的连接——2024年底,廖国峥在九龙坡区公证处的见证下,与石坪桥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、街道办事处签署三方协议,选择中心担任监护人,街道为监督方,“我信任他们,往后余生就托付给他们了。”

这也是重庆首例由政府监督实施的“意定监护”服务协议。一年多来,从日常照护到ICU外的签字,这份协议陪伴老人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。

孤寡老人的忧虑 余生托付给谁

廖国峥家住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横街社区。80岁那年,他做出一个惊人举动——在腰间缠上装有3万元现金的钱包,走到哪里带到哪里。

这不是年老糊涂,而是老人心里的恐惧。他想进养老院,却找不到监护人签字,也曾打算把房子低价卖给邻居“换养老”,但邻居回了老家。他担心自己突发意外无人施救,便随时携带现金,想着别人伸手时也能少些顾虑。

实际上,廖国峥在石坪桥街道摸底台账上属于重点关注对象。那份关注名单上,孤寡、失独、监护人缺失的老人有400多位。

石坪桥街道办事处主任田晋说,街道有约2.5万名60岁以上的老人,监护困境老人占比近2%:“他们步入高龄或失能失智后,会遭遇就医、照护、财产处理、殡葬等一系列问题。余生托付给谁,是这部分老人最大的关切。”

2024年8月,石坪桥街道正式启动“善·养老”监护困境帮扶项目,由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作为监护人,街道作为监督方。这是重庆首次探索由政府出面“背书”的意定监护。

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社工小冯第一次接触廖国峥时,老人并不理解什么叫“意定监护”。小冯没有急着解释,而是先带他去看养老院,约定老人入住后,用出租房屋的租金补足费用缺口。

信任在一次次服务中累积。从协助银行取款到沟通监护内容,廖国峥渐渐把越来越多的事务委托给中心代办。

2024年12月20日,廖国峥与石坪桥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、石坪桥街道办事处签署意定监护三方协议。

2025年4月,廖国峥又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签订养老服务信托合同,他的13万元存款交由信托公司管理,让资产安全增值并按需使用。

签约后,廖国峥住进了街道联系的一家养老院。然而仅仅过了两天,他便收拾东西回了家:“那里面住不习惯。”

社工团队重新入户评估,发现老人尚能自己做饭、走动,但室内过期药品散落各处,



石坪桥街道慈善公益服务中心与一位老人签订意定监护协议。
图片源于网络

厨房堆着隔夜饭菜,居住环境和条件需要改善。评估结论是不必非要入住养老院,但需要系统介入。

团队随即调整方案——横街社区养老服务站承担每日送餐任务,午饭晚饭一次送达,廖国峥自己出10元餐费。起初他舍不得这笔开销,小冯便带他去服务站实地体验。老人尝了两口,觉得“比我自己做的好吃,价格也划算”,这才点了头。

社工又主动与服务站点商量免除配送费,同价位多给些分量,这样一份饭老人可以吃两顿。

此外,社区养老服务站每月派人上门做一次清洁、收走换洗衣物;医护人员每月上门一次做健康监测、清理过期药品。

那段时间,廖国峥的生活进入了平稳轨道,见到上门的社工和医护人员总是满脸笑意。

ICU里的18天 谁来做医疗决策

不久前,年事已高的廖国峥突发疾病,监护人第一时间送医。因病情迅速恶化,老人转入ICU,一躺就是18天。医院告知,老人器官已全面衰竭,靠机器维持生命,随时有离世的可能。

廖国峥的意定监护协议上有“医疗安排”这项内容,但当时老人没有勾选预立医疗意愿,现在需要监护人履行医疗决策职责。最终,监护团队决定按医嘱决定全力抢救。

26岁的社工小冯成了那个必须替老人签字的人。但每一份病危通知书、每一次治疗方案的取舍,都不是她一个人的决定——监护人牵头,会同区卫生健康委和主管医生综合评估,重大决策由团队集体商议。

18天里,小冯和项目的养老管家每天去医院探视,还在医院护士站留下了“24小时的监护人电话”。根据医生建议,老人用上了呼吸机、进行输血治疗……

抢救最终未能挽回老人的生命。他去世后,中心依法依规办理殡葬事宜,对接崇兴生命纪念园妥善安葬。监护人团队、社区工作人员和邻居等为他举行了告别仪式,让老人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。

廖国峥去世后留下11万余元存款,根据他生前签订的《遗赠协议》约定,这笔钱赠予中心专项用于养老公益事业。中心负责人表示,计划将其做成公益信托,由信托公司

和街道组成决策委员会,用于补贴今后开展的意定监护服务。

能否“可持续” 探索个性化定制

廖国峥的案例留下一个重要启示:医疗预先决策必须在老人清醒时确定下来,进行个性化定制。

石坪桥街道的第二个签约对象张阿姨,就清晰完整地预立了医疗预嘱。

协议中除了提前设定的固定医疗意愿勾选条款外,还专门为张阿姨增加了“甲方特别声明的预立医疗意愿”条款——

“若本人患癌症,意识清醒时仅进行中医药治疗,不进行化疗;失能失智时不做治疗,仅止痛。”

“若本人患心脑血管疾病,治愈率低于30%不治疗;治愈率高于30%但救活后高度致残不治疗;救活后失能失智不治疗。治愈率的判断及决策由乙方结合医生意见独立决定。”

这些条款白纸黑字写进了协议,经公证处公证后具有法律效力。

项目的可持续性也在探索中。张阿姨的协议就明确了收费标准:社工上门服务为50元起/两小时。

按照现行方案,石坪桥街道社区阳光基金将为养老费用不足的老人兜底,如果监护人按老人意愿处理遗产后仍有剩余,将注入基金中用于帮扶其他困难老人。

作为监督人的代表,田晋坦言,推行意定监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涉及的种种风险也需要慎重评估。“老年人反悔、近亲属不认可、资产不足以覆盖费用,这些都可能发生。”他说,石坪桥街道为此提前设计了反悔退出机制、监督机制,并引入信托公司进行资产管理,做到人财分离,以尽量避免风险。

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,不少代表委员也针对如何实施“意定监护”制度提出建议,呼吁加快探索具体化、程序化、可操作的配套制度,如备案登记、财产管理等,进一步提升其规范化水平。同时强化监督机制建设,加快建立健全政府监管、伦理审查、行业自律、第三方监督服务等制度体系,为被监护人的权益提供保障,让更多老年人得到符合自身期待的照顾,过上更加安心、更有质量的晚年生活。

来源:重庆日报